



# 名宦孙存： 四牌坊的主人

○臧龙



## 滁阳古城遗风

滁州古城内有一处广为人知的老地名一四牌坊。那里原有一座明嘉靖年间的石牌坊，当年可是恢弘而有气势的地标。上世纪见过牌坊的老辈人，描述它的形状大同小异，说起牌坊的主人却语焉不详。四百多年的风雨烟云，早已将一代“滁之名宗”孙氏家族隐入历史的深处，连同那石构件也荡然无存。今天，我们只能从散佚的古籍文献中搜寻曾经声震滁阳的孙氏名人。

孙氏先祖两代先跟随朱元璋濠梁起兵至滁，后又随燕王朱棣靖难立下军功，定居滁州白米山下。历经七世，家境兴旺而乐善乡里，子弟进学有成，到孙存这一代达到鼎盛时期。孙存祖父孙允恭为正统十二年举人，十三年授嘉鱼县教谕，升赣州府学教授。孙存父孙序，号竹溪居士，成化十九年举人，弘治十四年授福建建宁府推官。晚年在醉翁亭西岭寻得双泉，于其上造亭，谓之“双泉绝顶”摩崖石刻，改号为双泉。孙序先后娶李、黎二夫人，共有七子，长子孙孝、次子孙孜、四子孙孟(嘉靖十七年进士)均为朝廷命官，或有政绩，或有义举，与滁州名宦乡贤多所过从，为乡里公益文化多有裨惠。故在嘉靖年间经朝廷批准建“四牌坊”以示褒奖。孙存为孙氏家族代表人物。

孙存(1491—1547)，在兄弟中排行第三，为妾室李氏所出，字性甫，号丰山，正德九年(1514)进士，授礼部祠祭司主事，精膳员外郎、郎中，历迁赣州、长沙、荆州、处州知府，升任江西参政、河南左布政使等职。

少年时孙存即好读书，博闻强记，有幸师从了两位大学问家。正德初年，知名学官杨廉任南京太仆寺卿，孙存入其门下学习。正德八年孙存考中举人。是年十月，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，在琅琊山下聚众讲学，孙存又成为王大师的门生。因其十二月往北京应考，王阳明托孙存带书信给杨廉。次年孙存果然考中进士，授礼部祠祭司主事，在中央机关历练五六年，正德十六年升主客司郎中。嘉靖改元，孙存上《申明冠礼疏》，受到嘉靖皇帝嘉奖。青年孙存胸有抱负，意气风发，在礼部任上，谨守规制，一丝不苟，如裁撤四夷馆翻译之滥，核审六安茶贡数额，严禁额外索取，减轻百姓贡赋等等，“孙正郎”刚直清廉蜚声在外。

嘉靖初，孙存外任地方官，从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。他每官一地，刚正不阿，惟民为本，教化民风，施惠百姓而压制豪强，因此既受褒奖，亦遭构陷。

孙存任江西赣州知府期间，赣州常遭受盗匪侵扰，且诉讼亦多，官冗事繁。孙存“明于听断而广设方略”，擒巨盗斩首于市，震慑盗匪，使其不敢再犯。断案清明，十余年积讼经年理清，整顿盐务，民心渐顺，诉讼日减。

嘉靖六年，孙存补授长沙知府，治理长沙期间，孙存一方面兴文教，修岳麓书院和敬一亭，公暇亲临学校督课，鼓励士子，教化民风，修《长沙府志》，刊

《岳麓书院图志》。另一方面整顿社会秩序，限制皇族特权及豪强势力。当时吉定王朱厚焜上奏要求在长沙等八县增加田一千二百余顷，名义上为吉藩鸡鹅分食用，实际上侵占土地，王府属官违规加倍征收田亩税银。吉王府长史司滥用司法，私自抓捕百姓关押，敲诈勒索。孙存奏请维持弘治朝前例，按规定由当地县令代征收税银，直接送至王府，王府属官无法获得私利，而“嗣民大悦”。孙存查实吉王府种违法所为，借七年冬朝觐，上书揭露王室劣迹，列出二十七条，上报部院，迫使王府守规就范。一地知府敢于和位势显赫的亲王叫板，孙存凛然正气可见一斑。

以上两件事得罪了吉王府，吉藩上书构陷孙存，嘉靖帝糊弄是非，调虎离山，于嘉靖八年将孙存调任湖广荆州知府。

孙存任荆州也颇有政绩，举两例而说：一是维护地方安定。辰州辖区内的保靖和四川辖内西阳土家族自元代起实行土司制度，明初归附

孙存为官后，父亲还写信叮嘱他，仔细学习刑名律法“此用世所须，民命所关”。父亲的教诲和对现实的认知，促使孙存苦读律典，潜心撰写《大明律读法》，提示人们像读经传史一样读律法。

嘉靖十一年四月，孙存满怀期待地向皇帝奉上他所集刊的《大明律读法》，不料到嘉靖帝看到《大明律读法》之后勃然大怒，斥责道：“《大明律》乃圣祖钦定，孙存等乃敢擅自增释，辄行刊刻！”其实嘉靖帝不满的关键在于，他认为孙存以圣祖律法挑战当今圣上的威权，如何能够容许？于是，满腔热血的孙存连同他的《大明律读法》一同遭冷落。不过此书虽未公开发行，却不胫而走，成为明代中后期行政司法者门常备的参考书。

赋闲两年后，孙存被补为处州知府。处州(今浙江丽水市)山高水远而闭塞。孙存上任后，上奏处州民间困苦，按照田亩数量缴税，免除拖欠赋税等，多次向上司申请优惠及减免政策。处州缺水旱旱，孙存组织凿开洋彭峡引水，修治好溪，偃月二堰工程，可灌溉田亩千余顷。孙存还将各县运送钱粮到州府而附加的税费“水脚银”千余两，全部退还给老百姓。因政绩卓著被浙江巡按御史周汝昌推荐保举。

嘉靖十六年孙存升陝西按察司副使，次年七月升江西布政司右参政。此时祖父母、父亲、嫡母、生母都受到了朝廷的封赠。

嘉靖二十年，孙存赴任河南按察使，他那刚正不阿的品行依然不变，又与权贵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。

明代藩王宗室在各地享受世袭特权，称霸一方，养尊处优，欺男霸女，为所欲为的现象屡见不鲜，而且藩王们占据大量的封地，抢夺了老百姓的生存空间。当时在河南的藩王横行乡里，滥杀无辜，民众怨声载道。孙存依法彻查作奸犯科者，并揪出背后权贵“黑保护伞”，当事人被处死刑。权贵辩书百出，怨恨日深，益加污蔑诽谤孙存，而孙存大义凛然，毫无畏惧。

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升河南省右布政使，后转左布政使。孙存访贫问苦，关注民瘼，审查藩邸俸禄虚增之数，裁撤诸王府多余杂役，整顿吏治弊端，亲民施政。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冬，因继嫡母黎氏去世，再次辞官丁忧。守丧期满后孙存痛定思痛，体恤愈下，且看朝中权臣当道，亦觉心灰意冷。虽朝廷欲召调用，却无心应徵，于是上书辞官。嘉靖二十六年病逝于乡，享年57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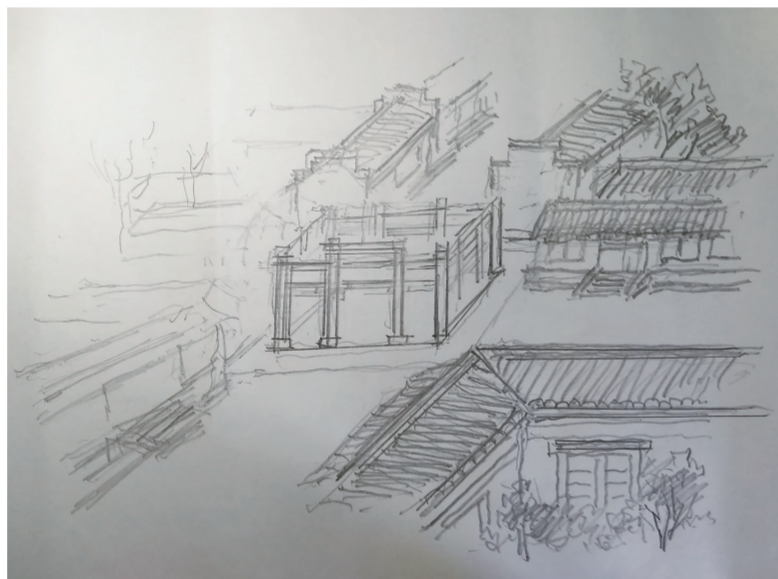
孙存一生，博览群书，读律律典，才能卓越，“一生强项，清节过人。”为官精于吏治，嫉恶如仇，为百姓福祉不惧权贵，为世所景仰。南京吏部尚书滁人胡松称赞他“譬之龙泉太阿，光芒四逼，凛然而人莫之敢撓。”文徵明评价孙存“抗捍权贵，气势奕奕，虽谤讟纷然而修正强执，莫之能污。浮沉常调者垂四十年，缕缕屡奋，而气不少替，迄以刚方致直，为方岳名卿，以功名终始。伟哉！不可及也。”

孙存身后留有诗文集藏于家，其弟孙孟于嘉靖三十三年结集刊为《丰山集》，全书40卷，今藏于苏州图书馆。

孙存逝后葬滁州市南乡十五里蟹渔塘(又名“拗谷塘”)村。地方志有记载。墓园年久荒废，八十年代尚可见墓碑石雕、石坊残件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孙存墓所在地面开发，拟建设一座九年制义务学校。近几年文史工作者们多次到现场考察，并提出建议，希望这一名人墓地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，也期待彰显孙氏业绩的滁州文化地标“四牌坊”能够复建。



孙存画像 高山绘



记忆中的滁州四牌坊 史步青/绘

朝廷，明朝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设立宣慰司，任命土司为世袭地方官。保靖与西阳土司在东西疆界处一直存在领土纷争。孙存到任后任用贤人，公允调处保靖、西阳两大土司之间的疆界之争，勒石记之，平息了两司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，维护了湖广西南一方安定。

二是兴利除弊，积储军粮。明代实行“军屯”制度，军队系统从各地军士屯种的田地上所征收的粮食称为“屯田子粒”，上缴国家充作军饷。孙存任荆州发现并查处了地方和卫所一些“内鬼”利用“屯田子粒”私造关领，转手买卖，谋取私利的案件。于是采取措施革除“屯田子粒”买卖弊端，两年积累赎金和罚罪粮谷数万担充盈府库，湖广巡抚都御史凌相为此奏请朝廷嘉奖孙存。

然而，孙存的正直遭到既得利益权贵和藩王势力的嫉恨，他们相互串通勾结，以孙存欺蔑宗室等罪名上书参劾他。嘉靖帝令案件下都察院参看，孙存及其荆州府同僚下巡按御史究问。但因缺乏真凭实据，当事人也不敢当面对质，此案最终不了了之。

这一系列的经历让孙存深思，他认为这都因为无法不依，故法不明，用法不准所致。他期望通过对大明法律的正确解读，进一步申明法度，依法行政。孙存父亲孙序曾担任掌理刑名、赞计的推官，精通律意。幼年的孙存随父于福建建宁，见父亲与老吏探讨大明律常至深夜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方知读律之难。

## 舌尖上的滁州

### 山芋粉思

○臧姝好

打粉的山芋都是选大个的，红皮的。在水里浸泡一两个小时后，将表面泥土洗净，再在清水里洗一下，削掉两头藤蒂，就可以上擦子了。擦子是铁皮的，钉在一个木框子上，有一排排细而匀的孔，孔四周支棱着铁牙牙，洗净的山芋，被父亲在铁皮上来回用力擦，牙牙不停吞噬着，山芋就变成糜状物顺孔滴到擦子下面的木盆里。

秋冬时节，“嚓嚓”声先是伴着我入睡，沉睡中被鸡鸣惊醒，“嚓嚓”声依旧。朦胧中睁开双眼，一灯如豆。父亲双手握着山芋，前后推送，氤氲的水雾在他头上弥漫，那是汗气。父亲又是大半夜没睡。

皖东风雨调顺，山芋丰收，生产队分得多，该窖的窖了，该切片晒山芋干的切了，剩下的才是打粉做粉丝。儿时物资，鱼肉难见，粉丝就是最难得的佳肴。自然是没钱买的，但父亲自己会打山芋粉，做粉丝，只要生产队山芋分得多就行。

鸡叫二遍，父亲会收起擦子，将山芋糜放到缸里加水搅匀。母亲这个时候就起床了，她张开四尺见方的吊浆布，用扎成十字形的竹杆撑开，吊在房梁上，将搅匀的山芋糜舀到吊浆布中，和父亲一起摇晃过滤。为了尽最大可能多出粉，第一次过滤后的渣滓会再兑一次水搅匀，再滤。收掉吊浆布后，父亲才会扎到床上，眯一会儿。而母亲则把大木盆中的溶液盖好，以防白天鸡呀狗啊胡啄乱碰，弄脏了。溶液在木盆中静泊，两天后粉沉水出，把上面的渣水倒掉，在已经板结的粗粉中再加一些清水，水量够搅浆就行。这一次，吊浆布再撑开，又过滤一次，少许一些的渣滓再滤掉，盆里的就全是细粉了。

再一次静泊沉淀，小心倒掉浮头的滤水，让已经板结的粉在木盆中阴上半年，用锅铲一类的家什将粉切成块，取出，放在竹席上或者大扁里晾晒。晒场要背风向阳，防止灰尘和草屑等落入。

有了干粉，即做粉丝。

做粉丝都是在隆冬季节。先是打浆糊，做引子。将一碗左右的干粉倒进黄盆(口径40cm左右的陶盆)，加上些许明矾，掺两瓢冷水，在搅匀后倒入锅内。明矾和水的数量，视粉量而定，全凭父亲的手、眼掌握。冷粉汤在锅内边搅边煮，煮得似沸未沸，成熟度有八九成，立刻断火。此时加矾成浆糊状，便可起引子作用了。接下来再兑干粉和水，不停地和。和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揉、揣。等到“三光”了，粉就和好了。所谓“三光”，就是面光、手光、盆光，这是一个人是否和粉行家标志。

和好的粉放进漏桶，即可漏丝。尽管父亲的粉和得恰到好处，漏丝前，他还是要先试一下。揪一小团粉放进漏桶，往下挤压，如漏下的粉丝不粗、不细、不断，他再将大团粉放进漏桶。如下条太快，发生断条现象，表示粉团太稀，应掺干粉再揉，使粉团韧性适中；如下条困难或速度太慢，粗细又不匀，表示粉团太干，应再加些稀粉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一次到位。

漏丝时家中两口大锅齐用。水缸也要用两口。家里只有一口水缸，父亲就用一只水桶代替。漏桶是三十六孔的。父亲说，三十六天罡，会让粉丝有刚性，经煮，不烂。漏丝时，父亲要不停揣击漏桶中压在粉团上的木盖，让粉从漏孔中匀速挤出，粗细均匀而有劲道。一口大锅内的水正好开了，“咕嘟”冒泡，漏出的生丝直接掉入开水中。丝丝沉入锅底再浮出水面时，即可出锅。厨房里水雾腾腾，香气飘飘，烧火的我总喜欢从灶门口站起来，看母亲用两根细竹竿做成的大筷子，将浮起的丝丝迅速捞起，放在旁边的冷水锅里。经过冷水锅初次降温，三十六根熟丝正好成一束，很方便穿到木棒上，再放到大缸的冷水中，不断摆动降温，直至丝丝松散为止。水缸放不下了，就放进水桶里。水缸、水桶轮流，保证里面的水都是冷水。丝丝冷透了，全松散了，提起，淋掉水，放室内阴干，拿到外面挂到木架上，乘着天寒地冻，让它先冻上，定型。所以，做粉丝的时候，天气越寒冷越好。

然后晒丝。晒丝时间有长有短，拿到集上卖的，三五天即可；自家留作吃的，七八天、十天都有，看太阳。

好的年成，能做百斤山芋粉丝。一个冬天，加上来年春天，全家就能经常吃粉丝。白菜、萝卜可以下，咸菜里也可以下。什么菜没有，放两棵葱花，光煮也行。过年的时候有鸡鸭鱼肉，在汤里下上粉丝，更是美味佳肴。

父亲手中流淌出的山芋粉丝，似乎就是时下摸蛋扑克游戏里的红桃将牌，百搭。它的美妙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，和贯穿童年的饥饿感一样深刻。



孙存墓址 位于滁城龙兴路以北，东睦路以西，全椒路以东



墓址

